

華海師全卷之六



청구 번호	320.4 83938 v. 6	등록 번호	79028
저자명	元天錫		
서명	萃海御全 6		
소속	이	름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079028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華海師全卷之六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家學

日月晦高麗進士元天錫謹按諸子若箇拾遺秘傳
所評至鄭雪谷之言父虎而子不爲狗觀於先生子
孫盡是文豹之虎慷慨尤感者先生之言崔文憲花
圃之馨矣今言先生堂庭衆芳所在英華拔萃何其
盛矣天地之時簡齋先生其惟春王啓序而行夏也
歟先生行狀友人伏厓汝明甫

東菴
字世

因汝之言東方

국호
국문
대토
관서
장서

淵源詳畧自箕聖于東始啓薛弘儒其後崔文憲中

興大創金文安

名光
良山
鑑人

亦倡繼絕後以易東文貞文

暄圃牧爲繼絕淵源之大而先生行狀備守云斯爲

光烈俟後者極是嘉尙然先生圃內建春行夏

齊謂
簡

以及發英拔萃未暇及云故余敢自恕其僭乃言其

槩一部余藏之一部付范友汝明甫

先生生二男長諱用羲大明高皇帝賜號簡齋也次

諱商簡齋先生初諱晃字文暉後國家以爲先生達

於推易故改賜名用羲字曰士義號皆命齋皆命齋

者窮達行藏皆由天命之謂也元仁宗乙卯二月十

三日生十九癸酉生員中同進士第一又登重試文

科官翰林惠朝於己卯國祚多恥先生因唐太宗泥

溷垂統明納母元吉妻之喻諷諫三復不聽即解官綬欲

陪老先生歸鄉未幾共逮係獄已而得釋歸隱穆朝

乙酉陪老先生赴京為教官老先生被囚故即解官

未幾陪親歸鄉定朝己丑為教導官兼直學士居官

三月志不合又解官未幾又召以寶文閣大提學不

赴愍朝戊申徵以判門下府同平章事兼摠判制監

御史己酉赴職壬子正月陪親歸鄉未到而老先生

赴大明故陪至遼東而還歸興朝七年辛酉正月召

起鄉第封平城府院君入使大明帝聞文貞之子命
 前執手欵然賜酒曰汝之大人朕師因授銀青光祿
 大夫吏部尚書加資大匡華海事又賜簡齋號壬戌
 十一月八日卒于大明天子贈諡文暄一日宣以禮
 返葬于遼東文會山文貞先生之墓前麓子坐之原

諸文子會每山休即息老講先生之往地來而元國時聘皇中明以儒前生日及休本國

曰處自故東不
 通忘中山水
 最亦為是精
 采路寓以二
 是樂之趣老
 也先
 豈生
 舍有

生此古就他而云
 界而限且華高
 海皇
 之帝
 於先
 境生
 者為
 之歿
 兩相曰
 平遼
 適東
 乃之
 召界
 命先

之相歿相又禮命葬簡齋地先生
 先生道德文章盡入
 樹灰而畧

存者微見於老先生華海師全秘傳中

諱商字伊說少簡齋三歲弟也早透易理故世稱易
隱先生二十中同生員進士二十二舉策壯元文科
無復仕進之意自侍直正言歷翰林直學司議評理
左右代言集賢提學吏部侍郎凡十遷職召固辭一
不赴命隱伏私第只事誠孝耽討經籍深究易理簡
齋嘗曰吾弟眞實樂所守不負其命者但恨早年髮
白恐其難壽圃隱曰易隱所樂眞天理安命年四十
一而卒諡文溫子成暮字君晚號聽竹易隱公後娶
於崔瑩之妹易隱之卒公以遺腹子育於外家外家
別業在蔚山冠后外家給以別業故因遷卜焉及進

仕籍直聲傾朝而官至典理判書兵部尙書及蔚山伯也旋進旋退凡十二矣及至國家革命不僕于新然早以別處蔚山故纔能脫一門之禍而穩得一巢之保又不涉外家之夷滅噫闔族大同之禍才安一巢而亦不失令名卓乎其亂世之處者哉

諱伯清字滾夫號矢直齋簡齋先生長子弟諱仲清改爲得清字澄叟號理猷軒後牧隱書遁第楣曰鳳停齋至順壬申雙生年二十七戊戌登文科同榜第
三第九矢直齋爲叅議理猷軒爲掌令而庚子連疏
追論蔡弘哲孺時選入東宮侍衛忠穆王世子時隨

入元勸世子下上頭束髮改宋制從元服要取元寵
之罪擢髮難續因請復宋制儀章並致罷職九月有
召還職之命而以見忤於黨惡不赴十月又召于職
兄弟赴至中道又連章論弘哲之罪次數指權雄奸
細者誤國階篡之狀故朝廷積怒罪逐辛丑牧隱得
在薦拔赴職之日首辟公兄弟矢直齋以直提學理
猷軒以典理叅議兼代言被召赴至中道聞益齋牧
隱俱罷職因即還鄉自壬寅七月羅張士禍乙巳以
後籍沒園棘丙午圓齋爲左司議石灘爲正言首啓
釋圍冬朝廷恕用授理猷軒太僕正不赴又以判禮

賓事召之不就丁未矢直齋婦翁李仁任爲侍中大
辟章徒圃牧赴在大薦乃首辟矢直齋以寶文閣大
提學理猷軒以南臺集賢殿翰林被召而至己酉以
老先生命始陪親就職壬子正月俱棄官而矢直陪
祖陪親至遼東簡齋先生以大老命還鄉矢直陪大
老師至皇明理猷以王考命初不得陪至遼東即歸
保鄉第丁巳矢直陪大老還國駟興朝特授判圖典
理判書居三月以論時事忤權惡還鄉因隱不起戊
辰權臣執命傾國駟興流離在江華允王乃居亂踐
火惡言掀樞質訛矢直直朝榻前論疏被害混戮無

遺

疏在下
篇在

歷代轉理歌

恭獻

愍王朝

亥冬理猷軒做歌諷

歌曰貪虐無道夏桀이伊丹朱商均不肖하爲堯舜야也

禹의矣禪位相傳어於不知하爲妹喜女色大惑

하爲可憐야也龍逢忠臣一朝殺之무無淫虐삼三

尤甚帝辛이伊所見無識자自夏桀爲鑑全昧질疾

하爲妲己冶容狂惑하下又亡國自甘하爲六七聖니尼

人先王廟를乙保存하爲亡國인人微子仁들達

兄保宗갈吉去國時를乙殺剖比干觀心활活

제齊佯狂爲奴箕子至仁何故得罪若此한漢九侯鄂고古

侯並脯

활活 제齊

周侯歎息無奈

로奴 다多

天下大老姜太公

니以窮困八十避紂

하河 야也

金相玉色姬聖人

의矣

善養老

조造 혼欣 말末 을乙

飽聞

하爲 고古

渭水陽磻溪石

의矣

廣張三千六

百鈞

간難

待時流送歲月

리而 라羅

周侯獵車行次

간亂 이而

太

公行道天授

로奴

다多

相佐武王伐罪

하爲 니尼

殷封孤竹

두豆

아兒 달達 은隱

은隱

帝辛之惡

모毛 을乙 손孫

가家

避居北海此時

로魯 다多

八

百諸侯尊周

하爲

야也

武王聖人踐位

하爲 니尼

不食周粟仗

義

하爲 고古

隱於首陽採薇

하爲 야也

饑死自盡可憐

하爲 다多

幽

王宮沮大惡無道自亡特甚如此

하爲 야也

伯陽父言諫

災異不聽

하爲 고古

欲笑褒似烽火

을等 어於

見弑犬戎自孽

일日 다多 強暴天子秦始皇 은隱 趙高之惡全昧 하爲 고古 仁能

太子扶蘇殺之可憐 하爲 다多 무無 삼三 일日 고高 築長城北方 하河

고高 送徐市東海 하爲 나羅 天下豪傑爭起 하爲 니尼 燕臺壯士

荊卿匕 와臥 韓室忠臣子房椎 난難 切齒報讎 그其 안안 닌人 가歌

漢武帝求仙 을割 제齊 汾水秋風悔心 하爲 야也 亡秦跡不係

합咸 은隱 艱辛 하河 나那 거舉 득錄 하爲 다多 事佛明帝繪像 합咸 은焉 亡國

之兆不知 하爲 고古 夷狄君長 지之 어於 된刀 니以 蘭臺石室 그其 고古

진眞 가可 史策庫 무無 삼三 일日 고魯 佛經閣 되刀 여也 난難 고古 垂統萬世

罔測 하爲 다多 王家事佛代作 하爲 야也 覆宗絕祀這人君 이伊

佛門 으矣 르奴 일日 어於 나羅 荒迷迷滅 되道 여也 난難 니以 明心見性 찬韓

단丹 말末 은隱 一 身 破 作 二 物 이而 타羅 나羅 도道 남南 남南 도道 니乃 가家 되到 야也

본末 가可 獲 罪 天 의矣 無 所 禱 난亂 萬 古 大 聖 孔 子 말末 삼三 日 月

中 天 발發 근斤 말末 르魯 布 在 方 冊 墨 卿 跡 이而 너乃 눈嫩 압狎 해喜 발發 가可

외益 고高 師 父 訓 書 하河 여如 실室 재齋 너乃 귀貴 聰 明 又 在 하下 니尼 耳 目

若 此 무無 삼三 일日 르魯 無 見 無 聞 저底 라羅 한韓 고古 漢 帝 子 楚 王 英

이而 即 地 발跋 서西 劔 下 塵 되道 단丹 말末 가可 佛 鬼 於 世 無 靈 향咸 은隱

誰 人 不 知 할活 가家 마馬 난亂 蜀 漢 後 帝 劉 禪 이伊 도道 凶 宦 妖 巫

惑 환韓 말末 르魯 西 域 佛 說 借 誣 할爲 제齊 四 百 年 大 漢 基 業 一

夕 驅 亡 全 昧 하爲 고古 酷 信 巫 佛 무無 삼三 일日 르魯 昭 烈 皇 孫 北

地 王 파果 丞 相 子 諸 葛 瞻 을乙 虛 爲 劔 塵 可 憐 하爲 다多 晋 代

衣冠倏忽하爲 清談浮屠橫行활活 咈諫逆理這人제諸

君이而 朝得暮失다多 羲皇上人陶元亮이而 今是우尤

昨非始覺하爲 彭澤印綬乃解하河 就荒三逕도都 羅아也

오温 歡迎谷口童僕이而 候門指點釋子달達 典午리以

老人마麻 携幼入室自酌하爲 漉酒葛巾翟夫니尼

人은隱 秫酒盞前更勸하爲 北窓枕無絃琴은焉 能知翁

意含情하爲 門前柳籬下菊파果 園中松庭畔柯는亂 晉

時光色尙帶하爲 山外世界도刀 寄老草色劉본本

宋일日 南北朝紛競하爲 五胡五季擾亂時은隱 唱歌새世

草起호割 管子毛生汗穢하下 大唐大宋可觀고高

跡은馬 墨卿與議할割 야也 하爲 너而 枚枚盡說難處中의矣 宮淫

溺寵大唐이而 오五 帝心暗弱南宋일日 세世 仙學佛術盡惑

합咸 피果 阿諛求容盡悅할咸 도道 前世秦漢同轍이而 오五 宦寺

寵貴振動합咸 파果 忠賢嘉謨戮逐할승 도道 前世秦漢不鑑

일日 새世 不鑑前世하河 여女 온五 니尼 善安從生興平하河 고古 亂亡

不至安在할割 고古 創興治平安社稷도刀 前世 君同轍

이伊 오五 敗亂國家亡社稷도刀 前世不君同轍일日 세世 烈士

忠臣眞儒賢이伊 亂世타羅 고古 傭邑 實孫손 可가 盡小奸諛凶賊

臣이而 平時타羅 고古 傭邑 實孫손 可가 人君心事如何中의矣 盡反

忠忠反盡일日 어於 하河 고古 亂反平平反亂일日 어於 하爲 니尼 胡爲

不無思三

일日고高

嗚呼人君獨豈然

가可다多클其

어於니而一時寵貴

조造타他마馬소所

季世誤君貪榮家의矣媚諛

要華富貴身

아以傾國前

의矣屠戮

하爲너乃殉忠死義不顧

家

의矣殺身夷族樂節人

은隱他國

도刀하爲너乃昭昭

史册春秋筆

이伊無私

니尼萬代眸

라羅興世事蹟披閱

하爲고古季世事蹟揣摩

하爲니尼可憐賢人榮華

도刀야也千世

萬世遺芳

하爲고古富貴小人可憐

도刀야也千世萬世恒殺

일日새世致身行志

홍活러如타他

가可百諫一謨無用하爲야也退終

巖穴

활活타也하爲

면面林水之樂豈窮

활爲라也天理此間順命

하爲면面無限

한爲니尼安身

일日새世比千見殺殷仁니以너內止則

止도道聖人일日 세世一章歌言荒澀하爲 서乃節節懇惻도道 야也

서西 라羅人君爲鑑하爲 야也 시時 면面傳世無窮하河 압狎 시時 고古人臣

取則하爲 야也 시時 면面永命無窮되都 여如 난難 니而於噫乎世世上

爲君臣이而 야也 허分

余守曾王考伏岩厓一 云先生話東紀史之秘每幽

閑取適寓於高麗申先生理猷軒歷代歌唱之乃

因成謹甫號名 梅三 竹問所製諺文方言於先生歌節句

讀懸眞言左邊以諺言並列懸解成文梅竹之性

古尙節之人而諺亦所自論製者故景泰甲戌冬

往叩梅竹以示先生之歌質問諺解句吐朴醉琴

仁叟適至與梅竹輒一見即俱起盥手更衣冠
奉歌牒于案上拜跪擎復四五回曰未審申先生
於麗末真大君子也是歌與伊訓說命先天後天
而愈切愈砭也逸於麗史史氏蔑公於當時可知
矣余乃畧道先生家籍之大槩二人並皆愀然曰
元范二家筭之真真勝地庫而耘伏兩先生其述
夫子之春秋而係者也欲一更覽而序事其末矣
幸須勿煩以俟請見時今朝廷阽危不遑及他幸
須慎秘因以歌牒還袖而戒慎謹封矣未至尊
傾覆寶位二人並值禍嗚呼是皆氣數之天也

都是只俟後天而已景泰丙子前叅知羅州范承

洛謹誌

嘗朝廷公議曰朝廷賴公而肅清愍朝亦曰得公而

我國澄清乃改公名以得字賜易仲字伯初字以國直命

字加辭人不邊用於命中至是始以會朝諱之有更公十歲成文章有

曰我生中萬物獨與天地叅與一國名士論議文義

左酬右答不窮如流且元人名儒皆服器度其在致

身平生自任揚清激濁圃隱曰澄叟立朝清如滾滾

水直如落落松然清而無激冷直而無尖鏃可以寬

得保容於濁世乾齋宋明誼曰澄叟諫上觸列雖無

掩過必引書析理恭盡激義少人見其貶已而難慍
君子聞其發英而欽歎李崇仁金英利金震陽李種
學宋仁李孝信金鼎子英利諸人俱曰理猷齋於君臣
有過雖無掩諱使知其犯而不愠人難學歟故人皆
憚其直而不厭然爲不用於朝者時乎命也是冬奏
歌不見試明年壬子即退歸寧海仁良村驪興朝戊
午百僚辟公三徵始就爲吏部尙書大匡僉議判門
下府堂上判事平山府院君勸學成就開善閉邪又
引歷代轉理歌時唱榻前每繼曰尙功樂賞者要勢
利也故賞極則懷有篡奪之心尙義樂謙者愛名節

也故勵廉恥而必致天理之功志如不合謙心潔已
勇退不留然則國無有存居官一月志阻道塞知無
可爲退居鳳停山下構茅結第牧隱書其楣曰鳳停
齋因曰鳳無世意挾羽丹山停隱山下如何山名奇
爲君子留之深之以相孚耶其後朝家連四徵不起
隱德以終圃牧一儕人啓請本府田三十結使府宰
支供而行路過者望門廬而必式入軒下趨者瞻衡
宇而必敬至戊辰駟興朝遷江華後通書儕流必書
幅尾曰王在江華東宮代理戊辰某月日申某云云
省齋矢直家混被牢戮公家亦幾無遺而爲儕流之

艱辛救存本府結支供則因革去而過人之式敬惟
如故至洪武二十五年壬申聞國祚革東向痛哭而
投東海以沒公門人金三近繼權父子及李周宋克
已鄭良弼金鼎金震陽等十一人以公衣冠招魂葬
之聞黃喜稱公狀曰先生至于麗末因難言之事而
即投紱印退隱從海而無乃黃喜臣附新國之心亦
溢于此秉彝於喜消而能息然則後世之在稱事與
史撰真僞存沒多幻於猜嫌何以信哉然喜製狀告
靈之夕雷震其文公之靈怒其附新者所累而何其
異之神於知其晚節之不能終也歟

諱自亨字汝德理猷軒之長子昭興朝以多藝德命
改藝至正辛卯生愍朝辛亥登武科是冬十二月超
遷至兵部中郎壬子國家置子弟衛選年少者金興
慶總之洪倫李行韓安等入東宮侍衛兼入侍卧內
公以謂不以端士計事卧內侍養東宮負斧廷爭未
久洪倫與東宮不悅讒於卧內曰妃與諸嬪年紀皆
不寵衰之時而後宮韓氏乃殿內使役侍女也今東
宮賤出於韓而且非賢質殿下雖預憂元儲無嫡以
賤生升嫡于東宮然嬪之班列雖在宮妾之者亦非
後宮使喚之賤也後若妃嬪誕生置之何地然則不

如早罷東宮以俟妃嬪之有誕生時公方在侍衛聞
之絕衣齋草蔬劾奏疏曰莫論過不及三尺冲年若
非亞生知而安位無弊者自古幾人矣漢昭雖冲年
年惟過十有四而知上官之詐太甲成王以比後世
之君難有其資儔矣太甲拘幻多過伊尹放使自艾
成王拘幻疑元聖况得以學致困知之資者讒免襁
褓哉其在免遠襁褓惟然况惟在襁褓而莽操輩豈
有不生心乎哉且夫人之難知者壽夭今殿下春秋
垂暮惟多荒耗失錯猶待襁褓元嫡於將來而謂之
誕豈既以升嫡之東宮廢之以資國疑然莽操之得

意也高辛以堯謂庶而立幼嫡摯九年而廢帝乙以
微子謂庶而立幼嫡紂以亡今東宮資稟雖非堯與
微子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然則胡亥豈本性之惡
哉實由學於趙高也且由佐以李斯也孔子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雖形器相隔各質所賦者一天理之
同命則亦由形氣各其所異之中或觀四端之情隨
事所感天然發見處則無賢愚之性相近而惟一性
也氣質既各賢愚則所以同異之見謂之性相近而
只有所習乃爲大別相遠者也是習於惡則惡習於
善則善善惡繼之氣質判於習就而相遠也故太甲

成王由伊尹周公終反爲聖然則王家若允子衆多
使置前後左右皆擇正人君子最純者而其處一幄
與之薰陶以久而王若定統周諮賓師精選最賢任
之斯政彼政而試之深察其用舍就斷且受下民之
密啓合較彼斯以俱同然善之多者奏之天子入之
太子與其師友不息講磨奉天命安天育之道可以
得之矣且古人有言曰立嫡以長平時事擇賢立嗣
亂時事臣愚究之嫡子雖有小欠前後左右皆伊尹
周公爲之輔佐則可以安時矣故立其嫡前後左右
若不及伊周之聖極致輔翼而班僚或以文勝才勝

則其間雖有莽操弘安石類形跡未見則豈能知然
耶然則雖無逆兵邊烽豈曰安時蓋揀嗣無若如右
所陳後世不達立賢之道只以立嫡固執不經故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天育委炭邦籙多覆况今殿下春
秋在老而無他允嗣只有東宮屬之師友者且旣非
其人而所謂其人洪倫輩旋相不悅欲善讒于請俟
所無之元子賢肖於將來期有之間欲罷升嫡之東
宮黜還賤庶或者妃嬪誕子殿下豈期躬見成就而
傳之今若有誕而傳之其有襁褓則倫輩執命窃柄
必矣且今若廢東宮而殿下一日不幸則彼必欲乘機

篡計而以此要惑上聰臣愚以謂早不如戮去倫輩
更擇賢者屬諸左右常處一幄而師友若言其賢者
臣家父祖皆是人且鄭夢周李穡朴尙衷李崇仁宋
明誼金革卓光茂等數十餘人宜付輔導之柄而斯
人輩雖跡散班均皆是其人設師席布講筵使東宮
於此中則必期蓬麻之自直此外皆非其人如藤葛
之倚木其莖雖細必屈曲之矣噫夫臣愚竊憂今東
宮之年齡猶最幼而殿下或不虞使東宮不得成
就於東宮時矣疏奏王以倫輩之過斥旣命罷職放
歸田里驪興朝乙卯召以工部叅議再徵始就奏對

引證三古分析喻今簡易甚詳一以要務自艾致格
故王曰申自亨以武夫語事必引古昔曉德迪道儒
臣不能企及摘惡過中乃武氣習每對于前予自愧
面常用耿耿文武君子皆欽服其明亮畏慄其斷析
何其多藝于德如是純備乃命改名爲藝賜號純斌
齋升爲吏部叅議兼右文館直學士公以爲武弁若
涉此職後弊之生自此始乃深辭不就圃隱曰官
者官人也子深憂後弊而固辭耶丙辰封平原伯旋
改平陽伯與圃隱儕流欲尊大明絕胡元以爲奏啓
而爲立異所沮卒遣使尊元故棄官還鄉計欲終

身杜門右袒謀主道傳紹宗輩計畫鬼秘神奸陰操
翼不規遷前王父子于江華江陵時起金佇獄刀裂
足掌火熨徧身必致誣服遂陷禹玄寶李穡等喻郭
忠輔誣告幽殺鄭得厚欲掃盡左袒倡出五罪以至
後王杆城朝當位三年辛未六月日先是王之立論
欲寬宥穡玄寶等於五罪之列竟爲凶党金湊
道傳門生
等拘執不能得至是公自田里往見鄭地鄭夢周等
欲罷五罪之科欲正璇姓之幻議及魁頭鄭地曰若
論其魁初不啻不成事禍必彌蔓不如昧置但論附
翼者謀孤單然後從容徐除可夢周曰爲國計事者

臨危成神無弊無殃於義當理乃定議啓順正理釋
而盖五罪及久傳相告引亦厥黨自除相抵罟者多
矣是以無沮者王乃允副著令曰今後如有論上項
人等罪者完以誣告論稽玄寶等皆始得宥恕而獨
道傳紹宗會宗等曰申藝留朝廷吾儕潛削盡類復
計百端陰畫謀害公謂圃隱景烈等曰吾留朝廷害
及同儕禍連彌蔓不如歸吾棄處乃歸終身不出洪
武戊寅卒

諱自嶽字汝命理猷軒第二子己亥生後王

時朝稱
恭讓

朝公外祖宗室諱宗臣薦爲典理令王改賜名自明

公辭曰一門不啻有同名之嫌自嶽之名乃父母之所命守父母之所命而致身于君不失其分王乃嘉而不強改然世人多以稱王賜之名公志操堅剛潔介承召日與時輩抗直不狎卽退歸寧海隱遁晦跡以抵天變世革終是一節大明建文庚辰卒

諱自誠字汝純理猷軒第三子與仲兄雙生志操有器知國變替隱軀海府自稱海遇遺士至時國庚辰再從叔槩痛從祖老先生家爲時諱牢錮與李來諸人曉勸就時要以師祀以繼遺孤

錫永

自誠歎曰嗟麗

何時我佩非綬仕日臣子遺日士民遺之至此云如

何矣宗祀可保微躬何重乃就爲舍人辛巳悖理輩
欲辱故國貞忠大節之人奏贈時朝爵諡以累其潔
以漬其靈先舉圃隱自誠劾奏曰前朝高麗大臣鄭
夢周可以褒旌其道德貞忠樹植綱常大節以爲啓
明來世不可以異姓朝爵諡累之以此逢彼悖理
之毒怒放棄還鄉冬十二月卒惟時輩嫌隙彌長
禍及泉壤壬午春禁錮旋又孥籍瀦其家剖斬棺
尸

噫王氏盡族之慘禹氏

養浩家 玄

滅門之禍又及於申

故余不勝慘矜不遠徒步匿諸遺孤扶亡存命人有

問者不得已曰此云寧海申氏遺苗之童每潛曉曰
古人多用居鄉爲姓貫汝當滅類之禍急故不得已
用汝居鄉姑稱亡命姓鄉人有問者慎勿言平山以
俟明時而復紹宗以栗亭澤之子甘作虎子狗與道
傳英茂等儕人異類一種桃杏同腸而前後愈毒於
申共熾中外煽禍之柄嗚呼慘嗟者申然金三近宋
克已林始巢等聽鄭思道指揮擔我之勞扶護先生
家遺孤而善涉於余之原城窮塢斯人諸家善慶必
裕于後昆其爲昌大夫

致書伏厓范友汝明甫略曰嗚呼海隅家辛壬之禍

迫於掃門滅類之酷故余徒步遠涉欲扶存遺孤汝
命汝純之孤幸於寧府付托有人純斌雙生遺孤兄
弟年纔十當挈歸潛育而尙有致煩綻露之憂且難
彈勞單力罔知善涉幸賴鄭金宋林四君子之高義
扶護致涉而改其小名長改以永錫字以遠祚名其
居曰巒南齋次改以仲錫字以永祚使處兄塢常戒
曰使汝早不入學早知文字恐取襲禍聖人曰既往
既遂勿咎勿說盖天道無常國家人事之變替固其
列例聖人之訓甚事不當汝必須慎勿置念善保身
命云爾及其長成皆娶之于原城人家巒南之稱則

蓋取嶺南寧府來不忘危命遁身之意也使之晚就
學能不負意而篤工焉

諱譚字行顧號省齋文貞先生同母淑烈之育也少
先生五歲遊禹先生白雲堂之門氣宇卓犖襟懷高
潔爲一時碩德之推而伯先生每戒曰人惟氣化發
英太柔守立無地太剛圭角發露鮮得善終不若理
裁以常擇乎中而推之爲是道也惟爾之病其惟圭
角乎年二十進士三十一進善兼右文直學士明經
右人直聲振朝後歷贊善祭酒集賢提學評議吏部
尙書寶文大提學忠肅朝王三錫中外用事公言

於經筵曰王用蠻人用事中外化之夷狄者衆神人
斯怒宗廟社稷自此不享萬方百姓移心天必厭之
王誰與而爲國揚休王曰蠻人誰也對曰王三錫也
諫官金開物固守大體休揚三章三錫盜擅王命私
杖憲司王恕斯罪太寬惡斯正太甚如是不已王事
日非國必無類且閔漬之誕務文藻厚誣習俗諂佞
內人攻蔑性理之學者擯斥朱子昭穆之義與權漢
功等腹心表裏心術不正與柳清臣吳祈尹碩孫琦
金之鏡裴佺朴連李君佺天天佑盧英瑞林中沈尹
桓權適姜融蔡河中曹莘卿梁載崔老星康允忠

元顯盧頊蔡弘哲辛裔奇轍奇三萬等前後相忤自
肅惠穆定四朝旋進旋退若將不得接跡而伯先生之
逮辱遭禍每公之言辭鋒太過禍必愈熾後爲淪戕
濱亡者數矣肅朝四年乙亥季公无悶子爲臺官與
姜融等相忤而坐罷也公揚言於朝曰吾季君平樹
立經術不押小人不署告身而罷大得朝野公心之
痛惜其卓然百僚上眞三代上特人如朴元桂等盡
推勢而署告身是俗靡風下之草以此爲權奸所陷
幾致牢籍時閔祥正以代言獨力救而免時人謂閔
代言眞孝矣者哉穆朝丁亥政丞玉照金永暉等

自元還告曰元問前王失德臣等對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導之其党尙存若不去亦誤今王右相盧頊側聞赦然而出公在列見曰君子好言少人自服而慚及奇皇后族三萬之死元命囚治整治都監等官公及季无悶公與夫金永暉玉煦安軸金光轍白文寶許湜田祿生吳璟陳永緒安克仁李元具金成安河楫南宮敏趙臣王金達祥盧仲孚李天伯李承潤鄭光度徐浩等獄事前後翻覆本國行省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必欲誣服終致徐浩之誣服元問獄使眞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必欲致死公兄弟連係仰

天歎曰國人可殺之惡殺之國人殺之非司法者不
誅今奇三萬依勢奪人土如自己取物恣行不法國
人同惡怨其不誅訕天之無監故殺之河有源以本
國人挾私枉問必欲誣服而徐浩竟以非罪死誣服
亂杖之下是豈道天理乎蓋不道之罪人惟自行而
自蹈元使連推次訊諸公皆以公兄弟言對質惟安
軸王煦元命原之而金光輟李元具以病免杖惟公
兄弟最直幾致杖死公因棄官老鄉至愍朝累徵不
起繼承從孫矢直理猷論蔡弘哲疏連章追覈益論
政得失砭直過激極忤當時至壬乙之禍同被其酷

至駟興流離江華矢直齋封章允王榻前時疏草公
又製一本爲時諱愈極於矢直疏辭矢直之混被淪
亡以其疏草之泄同入滅類之禍蓋言幻姓階篡指
的奸逆無遺漏欲殲殄之故也

諱諝字和集號休默子元大德丙午忠烈王三十二
祀與季公无悶子諱君平雙生于文貞先生元妣貞
淑夫人而受學於伯先生兼承誨於易東先生四隨
伯先生于元元名儒碩士皆稱服高明老先生常稱
其成就曰仲君志操剛直足以無回于外容儀溫敬
足以和裕于中成就務本不負所學又曰休休哉其

惟默識而心融乎許白雲謙曰吾見申某不撤默中
休休以進道者乎元學士所稱及問答多而盡入文
貞先生之籍火無遺惜哉痛矣肅朝庚午文科第一
官爲侍直棄官卽退癸酉從伯先生入元元授國子
祭酒托以學不逮辭不就實恥仕胡元而元人不知
大賞黃金三十鎰玄纁十段稱其包德謙已以褒之
亦不受戊寅還爲右文直學士己卯禮部尙書兼典
理判書旋爲集賢殿大提學兼修文殿大提學未幾
伯先生繫獄因緣罷職不復有仕進之志穆朝乙酉
有復職之命未幾又因伯先生獄事因遺世隱義終

身不出以問學成就爲業搜輯伯先生事實不離山
林公天性純於誠孝是冬臘丁貞淑妣喪丙戌丁先
大夫大故丙申丁淑烈妣喪四兄弟連遭大故每侍
慎側暫無做睡行不着屨夜必禱天嘗藥嘗糞大人
大夫人不安于卧枕則曾無暫遠枕席後淑烈妣病
妣忽言憶不時新生棗栗公出門仰天曰古人有鯉
魚竹筍於不時者我何人古何人孝何異乎乃往棗
栗木下仰見則忽棗栗落地四五十拾視之如秋新
摘者急歸供旨妣感曰子輩誠孝如此雖一日二日
似必益壽及隕命呼四子各贈一囊曰此包圍經綸

而括物也大丈夫有志者當如是也以此各表孝有
頃又呼曰此物中虛外實如斯心無忘恒佩蘊爾志
于中常視是囊而誠括平生無泛君子之德寧爲覆
家無忝祖先四昆季皆拜佩之小頃反席終命三年
盡禮公兄弟誠孝無減親生妣盖事親異感如棗栗
者十餘條四兄弟所同而先生嘗推孝曰此皆吾宗
仲季孝致壬子以從曾孫自亨之坐疏罷職謂志無
可爲愈堅無世意伯先生曰嗟我昆季四人湛樂山
林惟安廣胖與同休戚不幸甲辰季逝之後只有
三人鬱陶悠懷追季之痛每新耿々同我仲君愈功

其愛元母之子而弟也丁巳伯先生病劇公與省齋
及晃侄日三齋沐夜必禱天代身恭友至極夜不就
睡忽假寐神人來告曰我命已盡令弟與子姪等無
惱勞焉因神人化月而歸天公驚覺視之先生將隕
命矣公痛哭曰伯先生魂靈已化神人又化月歟驪
興朝以訃奏聞高皇帝帝撥朝市致祭詔葬遼東文
會山公東還與子侄移三韓國鷄林府端貞大夫人
金氏夫先人生之墓同封焉公曰我伯文貞公矣至親也
師矣重義也親可以服兄之服義可以喪師之喪也
與姪簡齋築廬墓下戊午公卒以遺命葬於伯先生

墓側簡齋與二從慎歸齋辨弗尤散人安終禮而還

侍墓之日前日元明從遊之學士源源來從于廬私

謚休默曰文安

諱君平字信集號无閔與休默子雙生同學前後隨
伯先生屢入元志操雅節爲世服仰高明理氣之學
宿士碩德皆事之如師元人儒學者皆推其不及性
理之言載伯先生事實大全書而入火無傳可勝痛
惜哉只有三叔侄家範一書秘傳於伯先生全書中
公與休默同榜登第爲承文郎尋忤權惡罷職放鄉
蕭朝後元四年乙亥爲臺官正色立朝清名直節振

傾當世時官奴姜融爲僉議政丞婢妾子蔡河中爲
贊成風水術人曹莘卿爲左代言以色目殊別人得
進義君者崔老星等因嬖幸蠻人王三錫及梁載等
與王左右近習中外用事主掌銓注除拜自恣納賂
得官者幾百人如崔琬者匿父喪赴舉爲成均學錄
公曰孔子曰三千之罪罪莫大於不孝國家用人一
違汚百行之源天叙五典隨喪而百行萬事並致紊
倫國何以爲國固執一正不署告身而元尹申時用
持平尹賢等亦從不署見忤權倖俱致坐罷而掌令
朴元桂等盡署時閱代言詳正力救公及仲兄省齋

幸免大禍惠朝除翰林不仕從伯先生屢入元與中國明經諸子論究書籍自壬寅連值棘竄穆朝丁亥與省齋爲整治官同被禍恭愍元年壬辰公以疾卧私第監察李衍宗來謁公責衍宗以言官不諫王之方用元制辮髮胡服之非衍宗承誨諫解辮髮胡服及賞賜以告公之指教王喜欲禮聘致之堅辭不赴先是前王宴元使之日公主南面王東面衍宗上書爭其非禮以之下獄詰責猶引禮力辨終不屈又彈金允臧曹益請等也公必以片紙質正指教至以白紙一張只書所畏二字且以刃絕一筆毫端而齎送

衍宗受以戰慄悚身人問其故對曰刃斷筆端者以
一筆斷人事之善惡攸書爲所畏也惟吾所畏其惟
申无閔之胸衷心鏡身外手筆後公罹病歸鄉第無
有攸憚附趙日新爲腹心及金玆慶復興朴忠秀等
之劾日新也衍宗左袒日新反劾玆等玆等仰責衍
宗爲長憲司不憚舉罪人反劾諫官之罪公時在鄉
第聞衍宗日新奸害忠良移書質責甚至比以鬼魅
衍宗慚恐棄官自放於田里恭愍元年壬辰起守羅
州牧以親老辭尋召拜案廉南北面振起弛綱官不
得料私民樂趨惠迪倫序紀維咸備訟明與安春谷

魯生並稱

紀時 春谷邊境西北面察訪網

又拜左代言國

家命罷義倉官全以道禹攸吉德泉倉官崔云固申
天命未幾拜攸吉爲典客寺丞攸吉即公友婿也以
道等有流言公有私公避嫌欲棄官國家惜公棄官
收除自抹去攸吉名後欲授僧職召公公辭疾不就
後又拜御史中丞庚子以御史大夫起知貢舉擢鄭
圃隱夢周李石灘存吾世服藻鑑之高明本年八月
國家托以四方兵興用人爲急命除革三年喪制公
筵奏曰臣於殿下之朝金得培柳淑李凌幹尹澤李
齊賢韓寶愈閔祥正金永煦張沆安輔閔思平元溥

安震安牧崔宰鄭世雲安祐李芳實金光載洪彥博
李喬三十餘人輩相繼居王左右有時負責則臣進
趙日新康允忠元顯蔡河中王三錫盧頤辛裔金鏞
奇轍權適某某五六十餘輩相繼迭興登用左右翻
覆紛更則臣退不順上旨而旋進旋退者以退代格
君諫非以進勉進君勵精又多以言直犯逆志實恐
負臣素所學也當今喪制除革之日尤不可居於朝
端以累所學也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惟一
者天理人事自然倫序之節文免懷報德之至情正
義令自上及臣下並革以不幸以何所望勸人哉國

家不允因棄官綬退居五年甲辰卒於私第

諱翼之字聖輔號退憂休默公長子官集賢學士及
吏部尙書居官雅度清名出朝右休默公以公嘗欲
入係省齋后文貞先生曰宗本支序自有次別豈以
國家官人以賢不分等分而以取用之大經私家敢
僭越爲則者可乎因不許後先生生妣升亞正封爵
後休默公與乾齋宋明誼啓請爲省齋后及省齋與
矢直共禍籍瀦滅類之日權近嘗爲德退憂薦拔之
恩爲籍先生防繼后之說而力圖於道傳輩只收仕
籍而竄黜景濂亭卓光武謂花山金革曰近之報德

於申尙書退憂之免在退憂幸也在近也義理大蔑
金革曰使父不得同與子禍使子不得同與父而死
上誣下誣誣親而誣疏孰不可忍也以此退憂幸免
滅類之禍因隱遁於平山姓貫之鄉國家革命一門
入杜門洞者衆故源源往來新國怒杜門諸子之不
服而火之退憂曰我得死所之正矣死以介子魂從
宋陸子夫秀於水中奉天日於故國之光者天以水火
相濟吾之體魄適時來此何避之有聞變夫人鄭氏
追從亦自燒歸身於劫灰之中噫烈烈其忠之烈丈
夫烈烈其節之烈夫人歟自壬子從孫純斌以疏坐

罷老先生決意南歸之日封上尙書印綬自放田里
不復脚世自號退憂曰進無周旋可爲於國退無代
諫可格於君是以雖退閑散地惟憂而已是可見其
志槩之大略矣有子曰雅字淡叟末年遺世漢川上
自號曰漢川子性溫而直簡而略然惟義斷所在不
計身命持節特立聲望傾朝與牧隱同年友善圃隱
諸僚每推其不比之器愍朝元年壬辰代言金蘭溪
得培柳思菴淑爲趙日新協謀元使而讒罷漢川以
成均進士率泮士訟誣後登文科丁酉以翰林繼物
隱請行三年喪追奏請庚子繼從祖无閔公筵奏諫

除喪之日封章曰秉彝之性智愚同賦一器君子小人同一性故雖以金鏞之奸愚猶請行三年喪視遊島海亦知其爲當行之路况位子民君父之尊爲上表率乎云云辛丑爲臺諫以東北人作官本界千戶地不可使爲鎮帥之王不聽乃退歎曰剪商之禍自此而熾勢矣因棄官以歸壬寅金鏞殺鄭世雲安佑李芳實金得培等聞而歎曰文經武緯可以兼有者盡死國無主倚云乙巳八遍照爲國師是爲辛屯也引金普奇顯李春富朴曦金蘭李得林等用事權柄國日政亂至丁未三年間籍沒竄殛者無數而善

類殆盡故不復有仕進意肫又引禧顯二僧爲王國

師而大創佛寺

演朴寺也

歎曰尹栗亭澤苦諫惑僧普虛

直斤異端廢倫絕常之非又以爲非孔子之道不可
學其子紹宗之爲史官也爲肫推宗風靡平時適召
以臺官乃曰余旣前日致身者矣一堂共禍又無如
吾門寧忤旨而亡豈坐俟破國亡家乃就臺省抗疏
極言國家震怒竄全州許膺等爭救不得至驪興朝
召起密直司事不就育四子二女時王妃升遐長女
入簡選爲妃而後王元年廢立之臣忌前王妃嬪之
父盡逐流竄漢川以正妃之父故亦流遠旋宥放歸

田里又值後王廢逐江陵杆城王即位元年召以奉
翊大夫同知事漢川知國已無可爲堅卧不起麗祚
旣革叔父弗尤公言志於不朝峴作歌於黃衣山而
歸漢川子亦陪親移塢於漢川上因自號云漢川子
亦歌曰叔父之黃衣兮服我朝之亡亦就地名兮山
又之不動我安歸兮漢川逝斯逝斯而朝宗兮不忘
朝宗于流舊居卜于此兮寓意以遂吾志且子若孫
亦繼述仕舊而不肯赴新其盛矣乎號哉節義門闈
之號庶幾若終致不負則豈不輝揚烈烈之盛矣乎

號哉

諱彝字庸立休默公第二子肅廟丁丑生號慎歸齋
官判典農寺事又判圖判書自脚出仕路朝進見忤
夕退歸歛凡旋就旋歸便若不得接迹直聲清望爲
時所重雖權惡仇敵不以仇敵報之國家革命登不
朝峴與罔僕諸公言志曰神農禹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古人云今我亦云率長子奉常尹丁道八杜門洞
與成思齊曹義生等爲隣同火坑灰次子丁理文章
律度爲時人推宗以國家駙馬當季運權惡擅柄國
事日非早時杜門自號常關齋滿壁圖書惟以律身
自警左右書籍惟就經史消却塵事曾以駙馬所致

未共凡室國朝革命以不同父兄之坑火爲至恨之
痛新國拜掌令不赴連聘三徵乃奮舉遯跡於茂長
仙雲山又號雲山居士遺言子孫勿赴舉異姓之國
朝墓誌勿書異姓朝官名

諱晏字泰道始名戩休默公第三子號弗尤散人定
廟辛卯生十歲以文章聰慧修業夙成選入升聞國
家特除蔭補奉先庫判官以年幼不就後又筮仕內
侍院以公直稱白淡庵文寶安雙清宗源柳思菴淑
諸公始薦中正大夫宗簿令益齋李齊賢雪谷鄭誦
諸公舉以南北面察訪復齋范後春牧隱李穡圃隱

鄭夢周執端復齋宋明誼李處士春彥諸公嘗歎曰
天何生王佐才而還莫之用使受叢棘之棘藏之落
岸深谷圃隱又嘗曰隱德不起終是不變塞焉驪興
江華兩朝亦連聘徵召凡九矣竟不一起固卧私第
當國運之革移書養浩禹玄寶曰洪武七年甲寅九
月日亥陵遇害於擅寵之倖臣殺逆之變自此風氣
江陵大君策世子入承大統乙卯元年後國事日愈
非群奸權雄執命君子旋立旋落不得措手足洪武
二十二年己巳六月日劫遷大駕王如江華世子立
九月劫遷前王王在駟興十一月賊臣郭忠輔等殺

金佇鄭得厚放公

玄謂實

等一隊于外

李趙琳

方興

玄邊一寶

安烈

仁烈馮洪壽王

時牧翁棄官在長端圃老移疾在外

私第浚藏道傳等欲贊戴新國密懷剪商之計冒名

圃老拘執成石璘刼謀沈德符使不敢得開口實而

唱虛造偽

保國君不謂得

輕重權柄中外盤根錯枝而籠

幻一世刼去定倡君之倡字而棄人之邊以蔑王諱

而有臣姜著雖明實告嗣統王亦雖聰慧能復何措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卽王之二祀也夏四月道傳紹

宗輩自遠地起還擅柄黨翼相濟陰誘分掌殺門下

侍中圃隱鄭夢周流諫官金震陽等噫諸公之罹禍

也盖層加疊添於文貞子孫籍瀦堂門之殃而國家
淪亡共之嗟夫公之趾不欲踏東土尋赴中國爲季
札去國忠義不瑕然公之子孫何爲以依疇養浩答
書曰亡國大夫何假乎家去國季札終身何效秋七
月刼遷大駕知申事申浩入闕大哭道傳浚胖紹宗
等欲奪王璽申浩堅持不給曰我今作典璽官矣璽
爲王氏傳國寶寧斷我首璽不可奪於人終爲勢迫
乃以璽擲擊庭砌碎一角王歎曰此真吾高麗臣時
養浩已赴中國斬其孫丹陽君成範及晉原君姜淮
季等噫高麗日月晦矣王在原州尋又遷駕王在杆

城王妃及世子爽從幸始失王之處於降君之日當

是時罔僕諸人齊登舊京都市之南峴掛朝天冠戴

蔽陽笠

此本平壤笠而後笠人稱其子東來服股喪之笠故曰

高麗之天日晦蔽不欲

因上不朝峴各言志弗尤言

志曰新王非我王忍作二王臣乃歸平山黃衣山隱

居作歌曰何裘服之稱素兮睹其色則黃衣瞻彼岡

而思名兮俟吾歸而符吾志日暮晦於麗天兮倒西

山而黃昏採薇後而採菊兮寄吾棲夫先天嗟呼與

余相居域左路脩故國舊人零落無幾流年春秋源

源筇書先天後天何幸何叙噫夫弗尤天人不古豈

無怨尤乃去號稱黃衣翁泰道自改國之日棄前號
自道黃衣翁曰舊國之國步孔艱怨天而無奈何不
可以怨天尤人而無奈何不可以尤人今天人革舊
以新豈無怨尤乃去昔號服喪國之服從黃衣山居
是可以爲黃衣翁有四子鑑槩曉虔鑑本朝官集賢
殿郎新國授縣令不就徃值杜門洞次槩年十七本
朝生進新國癸酉赴科舉再從知申事浩當革國以
璽碎不給禍連愈熾轉及堂族純斌家蔓襲之禍加
以牽引愈毒李來李宗茂趙溫等勤於救存力勸槩
就第槩愀然泣下曰天有開闢人有桑海何惜我一

驅以亡全家乃就第曉辛巳從姪海隅自誠之禍當
舉門孥戮之日歎曰吾不就仕純斌姪家無類無祀
壬午乃就第虔曰伯兮特節繼述親而報國傳師祖
之心仲兮至德輕身義而全祀存師祖之孫亞仲兮
之立先天古矣後天今矣桑海翻局斯惟白面肇宜
致身保類全宗啓我後進生三事一無傷乎義何悖
乎道

諱珪字潤粹无悶公長子號學啞蔭仕出宰聲蹟振
播以開城尹八爲禮部叅判與權奸相忤棄官歸群
奸欲引事陷之致其子夏於漢城尹夏亦不就仕國

運訖革居杜門洞父子並命於火

諱瑋字潤公无悶公第二子號尤齋早懲家門累致之禍以集賢殿翰林兼起居舍人即解官歸堅志固卧嘯咏林泉理猷嘗曰知天安命自放草野樂理者惟我叔嘗與長子演早決歛跡入杜門居曰杜門洞主長子演字源五亦以徵禍國家累徵官至大提學教旨十下連辭固不赴陪親居杜門後值革運日二弟浩以碎璽牢拒禍迫門類中新國又徵洞裏人罔僕諸公一無赴徵者怒而投火欲驅出洞外並守橫島介死之節父子亦並命二子浩字善五愍朝早登

文科官文直郎兼翰林庚子王考府君无悶公棄官
之日同歸驪興江華兩朝連徵旋進旋退至杆城王
踐祚之日以集賢典林兼直學士棄歸圃隱勸起同
朝與共休戚曰仕仕止止行行藏藏雖聖人之出處
諸葛武侯扶漢於既傾父子同休戚文天祥陸秀
夫擎天奉日於宋不亦大義乎乃以知申事召起善
五慨然曰人人盡不得爲孔子當爲文陸不亦可乎
乃起就徵當革運入闕大哭新國麾下裴克廉鄭道
傳刼王大妃矯旨勅命令代言韓尙敬獻納宋因互
讀旨因欲奪王璽王哭曰我王氏之傳璽豈忍見奪

於人顧謂浩曰嗟呼申知申吾王氏運乃今日訖歟
此璽忍不直見奪於人授知申知申以任志處焉知
申哭對曰殿下勢迫以臣典璽臣是今爲典璽之官
寧以首授人不可以璽奪於人新國李侍中素敬重
知申恐爲群下所害即令以璽事不可傷害申知申
道傳浚胖紹宗等不敢作害各以手共扶拘持欲抑
而勒奪噫特然大義乃毅然哉申知申善吾也歟於
是爲勢迫不得已以璽擊砌擲之璽爲之碎一角王
歎曰此真吾高麗臣新國王愕然亦曰此真古之忠
臣即朝日舉以爲典理判書不受逃平山新國王致

書曰吾將遠都公雖不欲復蹈舊市暫會後江相叙朋友之故豈不好可者否善吾乃以野冠素服舟詣後江相叙故舊情不言新舊國事亦不唱詩相和而只碁二日博一日同醉盃樽相分以盃樽臨別新國王曰公則守成素志歸或幸使門中幾人起送否善吾不答默視良久曰惟我文貞師祖之所授者各有志尙之所守者已非任役移之伯夷之心叔齊移之叔齊之心伯夷豈爲之王昨日李侍中今日新朝開國王我昨日申知申今日故國遺野臣復有何言曰嘉尙哉惟我開國臣亦有不可移者否曰王之左右

如乳狗之性家家攸得以馴致畜圈誰不得以移其
志新國王愕然曰胡是都然曰戴王者皆心錯仁義
志滿功利如六畜依人所就以食言訖回棹新國功
臣輩日嘗謀害百端搆毀每先及宗堂欲盡致闔族
而必先引文貞家以誅善吾開國王每爲善吾援之
有人戲曰實賴新朝開國王之援善吾勃然曰平山
我祖所封之姓貫鄉退居不忘守舊之義然不得殺
身以保首領實失身分上之光何賴之有云彼賴援
固釀吾無窮之恥又再從槩乃就第以是禍始漸寢
三子洪字漪吾杆城王當王日以溫水監徵之不就

從伯兄源吾陪府君尤齋居杜門洞同火葬灰近聞
其子龍以衣冠招魂葬之云

諱璲字潤成號歸來窩无悶公第三子愍朝以金吾
將軍徵之不就固卧林泉新國徵以吏曹叅議不起
子孝昌才藝聰俊出人國家屢徵以蔭仕不起至牧
隱養浩之逮繫清州獄方遣鞠官問之圃醇陶耕四

隱及草屋

金震
陽

石灘

李養
中

諸公曰群凶熾勢必欲枉

鞠將以置死矣方圖周旋舉薦公平人陰救可矣而
惟申孝昌踪跡未著彼必不疑乃使申包翹舉聞諸
公並隨啓請群奸果亦不疑而從之乃得以申孝昌

爲推鞠長官以田時柳珣等副之至州孝昌潛夜就
獄欲脫去桎梏牧隱曰罪不罪罔論旣逮獄鞠官來
則我是國罪人豈君獨私耶孝昌乃扶坐枷梏而言
牧隱曰君爲治獄如此不可對曰治獄非余所志來
此以援之也牧隱曰方知非所志當稱辭無來可也
何屑屑就官以來對曰此孝昌之罪非孝昌則無陰
護諸君子故某某諸公啓請送之不得辭牧隱曰然
君旣名附治獄之使固不當如是夜私我等孝昌乃
辭歸館夜必央時禱于天訟其無罪林嘯臯始巢曰
申孝昌之爲鞠官夜必禱天曰天不言而有氣數所

關之情則必運動也使李穡等有罪玄玄默默勿妄
運動使申孝昌有毫私於李穡等亦無妄動若使李
穡等謂非辜申孝昌謂公心救好人於皇上天感
格玄機降崇罰警示人暴白非罪暴白公心乃方至
鞠獄雷雨大致漲川毀城南北門城中懷襄官舍民
屋殆盡漂沒鞠官等亦惶惶攀木以免神哉申孝昌
一禱感動天地且禮江赤沸申元弼惑之以祥慧星
之見申用中謂之以祥星孝昌以族親斥其奸妖諂
蠹而絕之至國朝之革門禍連值陷族子格字傑惻然
不得已出西癸艱得寢禍之漸自誠之出辰庚又值圃隱

爵謚之忝累禍及幾滅類孝昌與堂親曉及虔又迫
不得已出舉家得全罔僕之重祀報生一生之三義事以存
師祖之孤仍幸免盡族淪亡之禍大抵此人之出於
異姓之朝者非爲身計至誠惻恒誠微子之仁爾與
彼或以托不僕或以出捧祿而盜名竊食安心飽服
者自相大別矣豈可與同日而論哉吉再之陳情辛
氏王氏之說一類李密少仕僞朝之表奏者權近之
仕新國不正本國姓而掩幻者其罪大於造誣國姓
之始者如此輩豈可污舌而復誅也

諱瑀字潤夏无闕公第四子以判門下省事忤時輩

之當日權奸黜爲京山留守知時事無可爲因棄官
至驪興江華兩朝遇害投綬印歸田里又及王駕之
遷原州入隱杜門洞終值坑火之禍子灝官門下典
書亦不就國

諱珣字潤旭无悶公第五子官歷直郎都官文林教
授教導杆城王當朝日工曹少尹不仕至革運入隱
杜門洞遇火坑子仁錡官貳相棄歸新國又徵以貳
相不赴

金自粹申德隣金允堅金仲南金智允柳從惠許愔
金得甫相與嘗歎曰聞諸達可嘗曰文貞之道如天

地之囿物簡齋之學如四時之候序仲叔昆季如四方之正位若子若孫猶子猶孫諸人如化物之若時而裁所以傳之無弊廣大方正矣當時師友之正莫不規矩繩尺之相直弟子之傳如江海淵川各就大小科區喬嶽岡陵各鎮高低地勢原濕好田壤桑麻郊墟排布分界而嗚呼窮會有數亦胡有狂瀾之反流懷襄陵陸沙汰崩倒桑海翻覆日月晦冥後天生民似不復睹其光矣噫圃友此說若是切盡而蓋斯道消長自三代後大關氣數之否爾秦火翻覆中國人文之運亦常倒置况左海偏邦乎是以箕代史述

不以遠泯薛子籍範不以無著崔子弘猷不以非廣
而抵鄭仲夫積怒文人坑塞硯花爐飛籍灰矣檀史
歷遠千載未知如彼而盡寂箕代盛治羅濟麗並運
皆綿歷久遠卽在我麗前頭無論善否所謂殷鑑不
遠當在夏世而便若結繩之難據文献無徵者仲夫
之刼會灰飛風散者爾箕薛風韻只存影響痕跡而
惟幸崔子尙近本朝中世雖迫值仲夫之禍而以不
世遠文献灰餘不全然惟尙有考據總若箇萬一於
與諸子答問者伏厓范友記之不必更疊而大抵文
憲花圃之馨家傳而傳之無弊筵授而授之無弊家

傳子孫子曰惟善惟吉惟善號樂真窩謚文和惟吉
號月溪孫曰思諒恩諷筵授申弘尙晟勁世傳以述
海東孔子傳者申氏三世是也又崔敏庸韓子純金
行瓊之徒七八十許人而姓名渾失於仲夫火灰中
噫九齋十一徒盈溢其盛矣而以仲夫一番之刼也
與前代史同歸坑火淪亡無傳如此况申文貞圃圃
屢致之刼歟嗚呼悲夫天錫每誦諸公之歎語未嘗
不三復而長歎也

世獻

寵巖金澍遁村李集養浩禹玄寶怡軒成汝完草屋

金震陽林溪曹敏脩新國王子李芳雨等嘗曰自秦
王苻堅出送沙門于新羅歷代君臣及閭巷士庶莫
不奔走奉行人文倒致翻覆之白久而而男而女削
髮出者家無家無之特獨以申姓氏之家未聞有僧尼
出家者但尙守儒業右文斯道盖嘗異諸夫

世傳云申氏神農之后亦曰姬周申伯之後三韓之
末出來東方至新羅奈勿王時申氏有諱自天與裴
仲良等六人贊訥祇王討實聖而報國讎薦朴堤上
全國家兄弟之情至景哀王時申氏又有諱守忠從
師薛弘儒使于唐奉孔聖十哲及七十子眞像而還

始置太學述師薛子之所托是本朝開國代死太師
殉節成仁壯節公之爲遠祖而歷代塵局革運翻覆
世遠失系代數未詳云然垂統緒業傳授源脈不失
惟正爾

壯節公諱崇謙初名能山字野叟殉節時但恨平生
志懷之不展而死遺衣帶詩一韻二首一曰箕留洪
範奠東海夫子繼周又聖神釋教間何創異說網歸
斯世毒欺人二曰自從儒業知斯害佐袞終期掃佛
神天塞經綸王事急只懷窮恨作歸人後晦軒安文
成先生追和曰箕奠海東千百歲洙風又及但存神

薛公跡熄申公起不幸早年死節人又和曰香燈處
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至今
春草寂無人觀此文成之感慕追和則淵源垂統斯
文正脈有攸由源矣

蓋東方人文佯華同稱始自箕聖奠東而崔文憲先
生自當其責立中學左右設先聖前輩之祠又立箕
聖之廟以廣薛子之規而以謂國家獨不立廟報我
東垂統之大德極是欠典乃屢言於朝爲近小所沮
常嘆曰箕聖肇創東方變夷用夏群小托以傷財每
沮聖旨不立廟殿同享列聖哲祠如何痼惑西狄誣

罔之術大創淫祠空費塔刹於衆所而不貸一創寺
之費偏闕箕廟不行祀典委廢陵墓也

肅宗明孝大王七年壬午壁上功臣兵部尙書開國
公申弘尙之徒乃述師文憲之遺歎盛意奏我國禮
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不有祀典乞使求墳墓立
殿祀春秋行奠以報仁賢遺化垂統盛德酬答先師
崔子文憲之志使舉國儒者幸副其望乃得允旨以
遂崔子之意而胤子判門下省事元尹晟號紹源堂
謚文元公隨考從學始居中學又以子勁進處齋伴
就學治業嘗有詩一首遺傳曰君師治教寂然遐坦

道幾時鎖暮霞周孔遺風新夜景檀箕故國復春芽
宜從指路隨光燭豈說迷方隔影紗講樹英材齋學
巷潤滋雨露盡涵花蘭溪金得培嘗曰觀安文成公
追和壯節詩又見紹源堂文元公詩則蓋其爲文獻
之啓源自新羅申潛滋培潤垂統淵脈不啻後昆而
鍾氣毓淑於東方者都是攸由而廣以惟直爾

睿宗己丑四年右文直學申晟奏請國學之側立養
賢庫養士追先生遺志

十四年己亥太學申勁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
純等八人分處七齋稱典籍名周易曰麗澤尙書曰

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
養正魯論曰廣正鄒論曰昭規大學曰時立中庸曰
道理武學曰講藝講藝者射禮也先儒曰崔文憲先
生薰陶風韻作起真儒可舉多方而方一國也四入升選
之士勸勉取用取此成就中法規仲夫最疾其式而
先廢之太學公官至太子太保兼寶文大提學終棄
官歸隱號宜隱謚文正至孫命夫亦早棄仕以究經
明術自喜隱德不仕爲當世見稱

有三子長應時以文章明經入使中國有衛本國之
勳賜衛國功臣號贈謚敬德次用極以善詩詞官文

林卽次庶孽一源有文武才以軍功國家命勿稱庶

封安東君是世所謂罷賤申也不一源榮橋其婢母子而爵家

命只之官故其功云身而文林郎公生一子思佺元宗朝為叅

知政事與金方慶討裴仲孫斬僞主王溫又夏賊驅

掠人民航海南至王以思佺為追討使與金方慶領

兵共蒙兵宋萬戶等一千餘人追討至海望見賊船

宋萬戶懼而止之思佺與方慶討之賊遁去先時仲

孫逃入珍島復為侵掠州郡方慶與蒙兵討之思佺

聞之亦尾進賊奔入與耽羅連軍復出大至兼據珍

島至是世子烈忠以辮髮胡服還自元一國故老臣民

莫不流涕不能相視思佺歎曰宋製一朝掃革吾其
爲左袵矣討賊何爲或曰討賊恒克今不復勇何也
曰我本非武夫而爲宰相破賊成功常以蒙兵共之
我之恥今世子駕于元衣冠非復中國宋人文蒙人
依勢猖獗我復何爲將還京第裝束歸死田里是吾
意至羅州賊方下陸思佺曰我與蒙兵爲破賊同襲
胡製不可也乃以兵盡歸方慶而還于京自放田里
方慶代思佺討賊專兵子奕元宗辛未文武出身官
成均學錄兼武衛司別武錄事聞世子忠烈辮髮胡服
之還棄官歸王末年甲戌大將金方慶啓請起以三

翼軍左將軍與右將軍金天錄中軍將朴之亮從事
金忻等從方慶討倭於一岐島大破倭伏尸如麻蒙
將忽敦曰我蒙人雖習戰善鬪曾無以加此云云忠
烈王廢大妃公切諫子無廢母之理舉大舜事繼母
烝烝又爲萬世法流竄遠地及令一國剃髮服元衣
公獨不改宋製曰從周今幾人中華表文章曰又吾
申乃壯節之后一人曾無出家易以佛門之製况奄
值元製而改易宋製哉終爲元帝命所誅仍無其后
爲世人痛惜之極

敬德生三子長樑厦官典書次棟字官密直次令材

官大直國家創國寺奉佛公三兄弟同章連三疏切
諫因忤旨皆棄不仕

大直生二子長曰禰次日頊禰郎中致仕國家屢徵
終不赴屈以直針釣灘遣日因自號消慮子時人云
非無獵車難善養老臣屈非師禮嚴陵老灘時時非
運值玄真不須歸頊官吏部尙書郎禮部尙書南陽
洪縉之婿與大匡洪奎男妹而受業於奎名聞當時
生二子一曰汝桂官工部尙書二曰汝春官宰臣亦
皆名重一時

消慮子有二子一曰衍二曰淑衍字義景號東峰諡

文亨早棄仕路歸老田里與洪忠正子藩爲男妹姻
親也忠烈朝忠正等兵圍王宮執吳祁押送于元吳
祁讒佞用事於元離間王父子後見踈於元還又用
事宮中不離王側忠正又以兵執祁參理鄭璿不可
曰捉一奸臣一武夫足矣何至用兵忠正不聽圍王
宮請出祁王不許護軍吳賢良直入王側執祁送元
東峰自田里貽書責曰人皆以公謂公輔器某亦許
之今見執祁一事孔違宿昔所負許亦不可爲訓於
來者矣人臣以兵脅王退奸流弊足啓大亂矣此漢
所以亡也若我國朝終爲君弱臣強悍武奸雄柄執

國命私營利欲公安得逃其責哉大抵一時之權誤
萬世之經正公今舉事雖出疾惡而極不可爲訓也
忠正謝書曰恨不能早退向與凶小相爭悔歎莫追
始知吾爲來日之罪人矣此金士廉趙思忠思慎李
景義李庚道金居斗等當我麗季常誦此說必慨然
含歎李二憂瓊曰吾聞諸鄭子圃隱曰申東峰衍與
韓希愈張鎰兪千遇崔有滄洪子藩六人結友同賢
每以舉賢爲己任適安文成家確問人才文成語及
禹易東必更攝衣危坐致敬而論之故東峯等屢遷
易東南臺蓋薦賢之功事爲國者第一無上之策而

六人爲當時第一人

公育三子一曰仲明二曰仲立三曰仲周仲明字季亮代言直學士皇明贈大匡輝及中原大夫謚貞敏育四子並著師全而墓本公之長子文貞卜于居鄉瞻雲山西麓同封三窆文貞住鄉之日雖老耄朔望親必省掃後休默公移窆于文會山文貞墓右亥坐之原仲立官初封殷山伯改封平郊伯直聲服人仲周改以應周官都官大直郎清名直節傾時當時人稱其忤世不自容斥佛癩癱子

諱淑字而源官禮部尙書兼左僕射以明經術之學

當時人稱衣冠領袖號月水軒有二子一曰益保二
曰益休益休以勳封鵝州君益保官右僕射育三子
一曰孟明二曰自明三曰應明孟明官直學士應明
官代言事無所措著焉自明官府事解綬歸穆朝

穆忠

丁亥與省齋无悶同叅整治官被禍入元卒於元子
曰成官寶文大提學生二子一曰仲侔二曰仲偕仲
侔以密直巡問湖南討倭有功封殷山伯子允恭官
典書與二子綱維不僕新國仲偕官檢校有子國寬
沒於杜門火

噫天之氣數亦不能全降善哲於一姓之家亦理也

故姬周元聖之宅有若后稷種德承裕之基有管蔡

焉壯節垂裕啓正之室安得不然孟明子伯肅王

肅忠

之時曹頤作亂與申伯趙廉黃謙趙炎輝洪彬等歸

附頤梅雲堂李兆年召百官曰有能棄逆歸正者宥

罪頤懼急與洪彬申伯等夜襲王宮射王中肩未幾

頤黨爲王師所敗頤入走慶華公主殿王師入射殺

之盡取其黨竹軒金倫曰獨此輩誑誤於頤何足深

責不可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多宥其罪諸囚咸悅

首罪無隱是以申伯洪彬等倘亦得免然爲世所棄

而子時用官元尹肅朝乙亥姜融曹莘卿等因嬖倖

王三錫梁載等納賂受官時用從无悶公不署見罷
爲世見稱幸得時人之謂盖父之過至孫元弼杆城
王當朝之日官典簽運迫原州之刼遷禮城江水赤
沸示警預灾元弼以謂祥又爲世人之所棄平原伯
仲立子天命玄陵朝以倉官非罷而罷子用中杆城
王在位日官舍人以國朝革運慧星屢預示警用中
以謂中興之祥星亦爲世人之唾棄壯節公雖當時
爲其君而卓立特節開後學而昭示特詩然子孫不
一出於正何傷於其爲垂裕啓基之美哉

松山日暉之季與范友世東卓友慎往顧圃翁圃翁

曰天地之於物仁覆厚載之德未嘗有栽培傾覆之別而物之處所攸立不齊則不能齊之乎一此堯舜所以教化乎人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者是爾是以周公之德不能和兄弟孔子之教不能均柳下惠盜蹠之兄弟于一道亦不能免屢值厄危困辱吳起早師曾子而答魏武侯西河之問則猶有不可誣學問之力然有喪母不奔之罪殺妻求將之惡蓋所以不可化之處猶在物之不自濟而所不能一若天地之不得培傾何傷乎不化於教化之一是所以申文貞之家族類不能一致于栽培之圃問業學論者反道背

教口恣談義理身私賊奸逆便致項籍之火繼作焚
詩書之灰燃炎連熾無已而欲其籍蹟之無遺餘蓋
自古憚直火籍之厄不過大關氣數之一時否會爾
猶有漏航遺壁之筆總若干萬一而黃石素書之葬
必有遺書人間之日此惟俟吾子數君子爾

華海師全卷之六



古

320.4

63932

v. 6